

母亲的针线活

□ 吴尧舜

房间桌上有只针线簸箕。簸箕是用柳条编成的,浅浅的,八角形状。里面有剪刀、针、顶针、线、画粉,还有一卷一卷的碎布头。针装在一个细长的小药瓶里,碎布按厚薄及颜色的深浅分别用布条扎着。

记忆里,母亲常在晚上,端着针线簸箕,专心地坐在煤油灯下,为我们缝补。一下又一下地轻轻扬起胳膊,仿佛在展现优美的舞姿。她的神情虔诚、安详,且有几分庄严,这一印象在我脑海里特别深刻。

那个年代,我家七口人,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,十分困难。为了节省每一分钱,全家人的鞋和衣服的制作、缝补,母亲全部包揽下来了,从来没有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受过冻。春夏秋冬的棉衣、单衣,从头到脚,都渗透着母亲的一针一线。

我们兄妹小时候很少有新衣穿,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才可能穿上一件新衣。旧衣服、补丁衣服是我们的日常服装。老大穿过的旧衣,经母亲拆、翻、裁、缝,老二接着穿……令我们自豪的是,母亲用旧服装改制的衣服在周围的孩子中间是最合身的,样式也是最时兴的。那一块块的补丁,经过母亲精心搭配,成了衣服上的点缀,补丁

衣服也成了一件件好看的艺术品。我们上学放学路上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,这是对母亲针线活儿的称赞。

最繁杂的活儿是为一家人做鞋。做鞋先要做鞋底,母亲将破衣碎布用浆糊糊成一张张硬布壳,四张叠加,再从上面取下鞋样,鞋底很厚,俗称“千层底”。晚上收拾完家务,母亲坐在桌边煤油灯下,穿针引线,常常纳到深夜。十几个夜晚熬下来,上面纵横排列着数千个线眼,就像千人广播操在表演,更像三军仪仗队那样整齐、完美。

鞋底能否纳得结实,还要靠纳鞋底的线。这线要用麻线,因为够牢。但麻线难找,母亲就自己动手,将几根细的线并在一起,扣在吊锤上,旋转吊锤,细线就成了麻线。

鞋底要纳得平平整整,针脚匀称细密,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光原材料和工具就有十几样:棉绳、布头、浆糊、鞋样、剪刀、锥子、顶针箍、针拔等。在这项制作温暖的“工程”里,母亲的手要承受着很大的往返拉力,承受裂口的伤痛。日复一日,母亲的眼睛也越来越差,做针线活儿要靠近灯火,常常不是手被烫伤,就是缝补的



衣服被烧破。但她仍坚持着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丝不苟地干着。深夜里,我不时能窥探到母亲那一抹隐约的身影……

那一年,母亲去世了,我和妻子望着她留下的针线簸箕,决定把它留下。针线簸箕永远装着我们童年的美好时光,缝补过的岁月,还有母亲把持着针线簸箕时慈祥的笑脸。她把她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每一件衣服,紧贴着我们的身体,温暖着我们的

心。母亲的针线活儿,看似是她们那一代人基本的生活技能,但在我的眼中心里,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关爱和温暖。当下,这样的手工制作也许不再需要。但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身影却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,粗涩的麻线穿过鞋底的声响,仍时常在我耳畔、心里回响,我知道,这是一声声母爱的旋律,这旋律会相伴我一生。



江南春色 蒋惊雷

蚕豆

□ 吴子鸣

昨晚捏了捏蚕豆棵上的豆荚,感觉已经硬邦邦,所以今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采蚕豆。本来新蚕豆上市,尝鲜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刚从地里摘来的嫩蚕豆吃在嘴里本应皮薄松软,可现在的感觉是有层老皮硬壳,好像是放在家里多少天的蚕豆。原因是这蚕豆并非自然成熟,而是因为缺少水分,和人一样,还没长大,就已经提前衰老了。

去冬今春,从小雪至谷雨,本来多雪多雨的季节,近半年天干地旱很少有雨水,严重的干旱导致农作物普遍欠收,我还多少有些收获,村上有几个老农种在高地上的蚕豆竟颗粒无收,从周边几个村庄村民的闲谈中得知,有的连蚕豆种都收不回。去年因为我没有种蚕豆,尽管好心的乡亲送上门吃了几回,但吃别人的心里总是过意不去。所以,今年种了较多的蚕豆,本以为今年蚕豆吃不

了,没想到年成这样差,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说到种蚕豆我还是有些经验的。蚕豆比较好管理,原因是种下去后正是冷天,不像夏天种的黄豆那样需防虫害。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厚庄服侍母亲的四年,年年种一垌蚕豆,到收获季节,每天早上去采上一小篮。蚕豆是从根部慢慢成熟的,我就从根部摘起,慢慢往上摘,拣正当好吃的采。每棵天天只采一、二结,这蚕豆粒粒如此,香脆松软,皮薄肉厚。不像城里店家卖的蚕豆,老的太老,小的太嫩。常州城里5月1日至15日是蚕豆上市的高峰,十元能买到五六斤,甚至一元就可以买一斤,

可长途贩运来的蚕豆吃在嘴里都是厚皮货,原因是不新鲜。

蚕豆其实是个好东西,虽然它不像大米那样一日三餐必不可少。要说谷雨之后的应季菜,莫过于蚕豆了,在谷雨到立夏这段时间,家里的蚕豆,也迎来了收获期,这个食物,季节性很强,刚开始的时候,可以去掉豆荚,里面的皮不用去,都会很鲜嫩,而随着立夏到了之后,哪怕是豆仁的皮,也得去掉,吃着才会比较鲜嫩。

老话说“春吃豆,胜过肉”,而春天分为三个阶段,孟春仲春季春,不同的阶段吃的豆子也不一样,像春季最具代表性的豆子,就是蚕豆。儿时我上面还有个长我三岁的哥哥,我母亲说他每餐两木甑(一种竹制的碗)蚕豆,吃的滚胖。他乖巧懂事,坐在家

里看门却会唱许多歌,可惜那个年代贫困落后、缺衣少药,他在六岁时就过早地夭折了。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,为此,母亲常常念叨而伤感不已。

虽然今年蚕豆欠收,但我自家种的蚕豆吃吃还是足够的。那么蚕豆要怎么做才好呢?蚕豆炒牛肉鲜香滑嫩,春笋炒蚕豆清爽开胃,油焖蚕豆软糯入味,蚕豆炒肉简单下饭,而我更多的是在蚕豆中放一把剁碎的酸辣菜,过粥过饭。

抓住春天的尾巴,别错过这口时令美味。



运河浮想

□ 李虎驼

大运河没有汹涌的激流,也没有澎湃的惊涛。她波澜不兴,款款而来。运河两岸平畴沃野,阡陌纵横,风光旖旎。她缓缓流淌,由北向南流入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,流经常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文明城市。迎着晚霞,漫步在龙城新运河的河堤上。迎面是透着现代气派的常州海事局大楼,它宛如一条停泊在港口等待启航的船。圆弧形的大楼墙面,酷似一张鼓满风的帆,让人浮想联翩。

宽阔的河面上,没有了千帆竞发的拥堵,没有了马达的喧嚣,也没有了纤夫的号子。面对平静的河面,独自坐在黄昏的暮霭里,沐浴着落日余晖,不失为一种享受。

有一种水鸟,展开翅尖略带灰褐的白色羽翼,翱翔于水天之间。时而俯冲,犹如急速坠落的滑翔机;时而拉升,一如鹰击长空。然后尾随着运河上长长的船队,上下翻飞,姿势优美极了。这种鸟我以前没有见过,不知其名。但不管它是何种鸟,原来没有,现在来了,这也可以证明我们的生态环境正在改善。

晚霞夕照,波光粼粼,水面上闪烁着橘红色的光斑,呈现出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诗情画意。有人说: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眼看着绚丽的晚霞,逐渐淡化在苍茫的暮烟残霭之中,忽然感到有些苍凉。人生似乎也是如此,从勃勃青春,走向龙钟老态,总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负担、儿女的累赘。中央电视台有一个“夕阳红”栏目,经常播送一些百岁老人的人生故事。他们似乎都没有辉煌的业绩,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,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向暮年。就如这大运河的水,虽没有汹涌澎湃的奔腾激流,却一样可以流向大海。

传说运河是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而开凿的,然而运河却给后世带来了运输的便利。皮日休在他的《汴河怀古》里这样写道: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可见做了好事,无需自己去歌功颂德。就连隋炀帝这样骄奢淫逸的暴君,历史同样会对他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。

尘世中的芸芸众生,不可

能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自己的痕迹。当岁月的年轮逐渐扩张到生命的暮色时,总希望自己能坦然面对已逝的年华,不致让它留下太多的遗憾。人到暮年,经过了沧桑洗礼的心灵,开始懂得应当珍惜曾经被忽略的淡泊和宁静。在黄昏的暮烟残霭里,归巢的飞鸟,无意间扇落了几枝败叶。也许明天就可以看到新芽从这里萌发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人当然也不会例外。

微风掠过水面,掠过树梢,伴随着归鸟啾啾。风声、涛声、虫声加上鸟鸣,夹杂在一起,奏响乐章。其中似乎蕴含着汉宫秋月的委婉、唐风宋韵的豪放,让人陶醉。婆娑的树影,荡漾在水面的涟漪中,微风摇拂着柳枝。明月清风的诗情画意,尽在这苍茫的暮霭之中。江南的黄昏,犹如成年的酒,常常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沉醉。享受黄昏,是一种心境。这种心境对青年来说,不过是一瞬间的心动;对于中年人,则如小酌微醺之后的片刻心醉;对老年人而言,那就是经过岁月沉淀,能够心从所欲之后获得的一份心静。